

德日進論「愛是能量」

（上）

陸達誠¹

本文作者藉《德日進與露西書信集》的內容，試圖詮解德日進的心靈世界，並以甘易達神父「貞潔與友誼」的靈修理想來描繪這情境，而結論出：對德日進而言，「愛就是能量」並不只是一句話、一個理論或信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性的經驗。

前言

衆所周知的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91~1955）是科學家，也是神父，但鮮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胸懷大愛的情人。作為一位科學家，他以其進化論馳名於世；而作為一位神父，他以耶穌會士的身分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奉獻於天主。他於1899年加入耶穌會，1911年晉鐸，1918年矢發末願。在風雨紛擾的一生中，無論遇到甚麼困難，他從未動搖過原初的獻身誓盟。

生長於法國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風光明媚的奧弗涅（Auvergne），少年時期的德日進即已對大自然產生一種奧秘感。對他來說，宇宙是有生命、充滿活力的，而且是人格

¹ 本文作者：陸達誠神父，耶穌會士，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前任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現為宗教學系專任教授。

化的。後來，他一再重複宇宙是有思想、有心靈、有面孔的言說²。對他來說，這面孔最終要成為基督的面孔（Christic）³。受到但丁的貝緹麗采（Beatrice）及其「永恆女性」的啓迪，德日進發展了自己的「聯結」（unitive）神學。他把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貝緹麗采詮釋為童貞聖母瑪利亞，其後這美女的形象又具體化為幾位女性。其中，我們要特別提到露西（Lucile Swan），她是德日進的一位非常特殊的朋友。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 1929 年的北京，在這個古老的京城中他們的「蜜月期」長達十二年。透過與露西的交談，德日進的創造潛能大大地開發出來。事實上，其代表作《人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就是這時期的作品⁴。自 1932 年起，每次德日進遠遊他鄉，總會給露西寫信。他們通信期長達 23 年之久。二人往來的書信於 1993 年出版，題為《德日進與露西書信集》⁵（簡稱《德、露書信集》）。透過這本《書信集》，我們可以對二人內心乾坤略知一二。

本文的資料主要來自上述二書。第三個資料是 Henri de

² “The Mystical Milieu” (1917) in *Writing in Time of War* (London: Collins, 1968), pp.144~7.

³ “The Christic” 是德日進最後一篇文章的名稱，寫於 1954~55，收於 *The Heart of Matter* (London: Collins, 1978).

⁴ 「...1940 年 6 月 18 日，他把所有手稿帶給她，他很高興這作品完成了...」見 Ursula King, *Spirit of Fire* (NY: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6), p.174.

⁵ *The Letters of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ucile Swan*, edited by Thomas M. King, S.J., and Mary Wood Gilbert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以下簡稱 *Letters*。

Lubac 樞機的《永恆的女性》⁶。本文研究的主題是：德日進論「愛是能量」。沒有人會反對「愛是能量」，但是在德日進的思想裡這話究有何意義？作為一個耶穌會士和頂尖的科學家，他如何整合對天主、對物質和對女性的愛？他說的能量指甚麼？他從他的愛的經驗中如何獲益？別人又如何從他的經驗中得到啓發？在他的信念中，是否把貞潔的愛情視為人類的普遍定律？為瞭解德日進的思想，這許多問題似乎都很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索。

一、愛是物質的心

在法國的博物館中，遊人總不會錯過那些名為「靜物」(la nature morte 原指：死去的自然)的畫作，它們可能是蘋果、玻璃杯、石頭。顧名思義，這些物質顯然都沒有生命。

但是，德日進並非如此看待物質。他滲透到所謂「靜物」的表層之下，覺察到原子和原子及分子之間相互吸引，永不休止。他說：「宇宙萬物是由聯結融合和生發繁衍—透過尋找彼此的元素而相遇，它們相吸相融之後，再生成新的元素」⁷。他直接了當地稱融合的原則為愛：「我深深地相信，『愛』是成長中的宇宙的最深本質」⁸。宇宙的演進可以正確地描述為「愛

⁶ Henri de Lubac, *The Eternal Feminine*, translated by Rene Hague (NY: Harper & Row, 1968). 以下簡稱 *EF de Lubac*。

⁷ "The Eternal Feminine", by Teilhard de Chardin, on page 143 of *The Prayer of the Universe* (UY: Harper & Row, 1968), selected from *Writings in Time of War*, translated by Rene Hague (London: Collins and NY: Harper & Row, 1968).

⁸ *Letters*, p.4.

的進化」⁹。

以馬賽爾（G. Marcel, 1889~1973）的詞彙來說，德日進不把物質宇宙視為一個「他」或「它」，而是一個「您」¹⁰。這個「您」關切我，回應我，而且願意與我對話。在其詩作《物質頌》（*Hymn to Matter*）中，我們聽到：

我讚美你，為你歡呼；不是以科學權威的身分，也不是以傳道者的身分來描畫你、貶損你、毀傷你的容貌，把你視為原始的蠻力和低級的慾求，而是照你現在向我呈現的你的樣子，在你的整體性和你真正的本質內¹¹。

在《宇宙之歌》（*Hymn of the Universe*）一書中，他改變了調子：

我歡呼著稱你是神聖的氛圍，充滿創造性的力量，如同聖神拂動的深海，又如同降生聖言塑捏過並注入生命的泥土……

如果我們擁有過你，狂喜地把你抱在懷中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在哀傷中繼續使你淨化。

你的國度包含了那些靜謐的頂峰；在那裡，聖人們思索如何躲避你；然而，在那裡，你的身軀是那麼地透明清晰、那麼地靈敏矯捷，似乎已不再與精神有所區別。

⁹ *EF de Lubac*, p.42. 在同一頁和其後的篇幅中，提及對愛—力量不同的描述，如「奇異的力量」、「最宇宙性的、最令人震撼的、最神奧的力量」、「不能抑制的力量」、「神聖的寶藏」、「創造宇宙的力量」等等。

¹⁰ Gabriel Marcel, *Journal Métaphysique* (Paris: Gallimard, 1927), pp. 138, 145, 292~3, 306.

¹¹ 節錄自 *Spirit of Fire*, p. 85。

那麼把我高舉吧，物質，以掙扎、隔絕和死亡，把我高舉至那些頂峰；高舉我，直到最後一刻，好使我能以完美的貞潔擁抱宇宙¹²。

精神和物質，哪一樣才是把我高舉的力量呢？它們在本質上是不是相同的？這是難於處理的二元論問題。Henri de Lubac 指出德日進是反對二元論的¹³。對這個議題，Ursula King 提出更為簡明的解釋：

物質和精神是一個單一實體的兩面。精神慢慢由物質中浮現出來，經歷物理和化學的階段，終於顯出自己的優位，精神雖極度複雜，但仍保持其一致性。世界的融合在他的經驗中，猶如天主處處都在的感覺。世界對神聖的生命不斷產生迴響。因而他可以說有一個「神聖的進化論」¹⁴。

本文的目的並非討論根據德日進對實體的內在結構是一元或二元的理論，所以我們不再繼續這個主題。然而，他對天主存在於物質世界的經驗是那麼地強烈，他能逃過泛神論的標籤嗎？德日進反對泛神論這個詞彙的一般性含義¹⁵，但他個人的靈修經驗，使他感受到天主在萬物中的臨在和運作。他是一種「自然奧秘者」¹⁶，傳承自聖依納爵神操：在萬物中皆可找到天主。因此德日進的進化觀念，乃是透過大地之母與天主的結合。他的思想是泛基督化的密契主義¹⁷。對復活主的信仰帶領

¹² *Hymn of the Universe* (London: Collins Fontana Books, 1970), p.64 f.

¹³ *EF de Lubac*, p.33.

¹⁴ *Spirit of Fire*, p.38.

¹⁵ "The Mystical Milieu" in *The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177.

¹⁶ *Spirit of Fire*, p.56.

¹⁷ *Ibid.* p.64.

他到宇宙性基督論的思想¹⁸，這個基督以充滿愛的力量來更新宇宙。

作為司鐸的德日進，在他漫長的田野調查旅程中，有時找不到祭台，也缺乏餅酒來舉行感恩聖祭，他發現了一種新的方法來舉行他的聖禮：

上主，又一次地——雖然這一次不是在埃納（Aisne）的森林，而是在亞洲的大草原中——我既沒有餅酒，也沒有祭台，我要讓自己超越這些象徵，到達物自身的純粹尊榮裡；我，祢的司鐸，要使整個地球作為我的祭台，在其上向祢獻上世界的勞動和苦難¹⁹。

他繼續寫道：

在那裡，在地平線上，太陽的光芒剛剛從東方的天際綻露，又一次地，在這團運轉的火球下，充滿生命力的地球表面慢慢甦醒，幌動起來，再次開始其令人敬畏的艱辛勞動。噢！天主，在聖盤內，我要放上這新的一天勞動所得的收成；在爵杯裡，我將注入所有今日自大地的果實所榨取的新鮮汁液。

我的聖盤和爵杯，是一個靈魂向所有力量開放的深淵，這些力量即將由地上每個角落飛揚升起，匯聚於聖神內²⁰。

¹⁸「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諸天之上，以充滿萬有的那一位。」（弗四 10）*The Learning Bible*（New York: American Society, 2000）。

¹⁹“The Mass On the World” in *The Heart of Matter*（London: Collins, 1978），p. 119 f.

²⁰ *Ibid.*

這裡永恆的司祭、復活之主，透過祂的司祭把全部物質聖化成祂的神聖奧體，把祂的愛延伸到每一個角落和每一顆原子。透過祂，我們能夠瞭解為何德日進能稱物質不是死的，而是充滿生命和活力的。如果物質有心，是因為天主有「心」，那是愛之汪洋大海，祂的「心」在物質之內顫動、跳躍。司祭是聖化宇宙的特選人物。

亞洲東方的群山展示出具廣闊視野的雄偉全景，山巔成了「宇宙聖祭」的祭台，德日進在清新的空氣中以基督之名喃喃誦念聖化宇宙的禱文：作為麵餅的整個物質宇宙要成為我的軀體。誰在教會史中對神聖氛圍有過如此廣闊、深奧的視野？似乎只有那些已進入聖三內心的人，才能夠瞥見物質的神聖本質。

下面我們將研究誰在指引德日進對密契界的追索。

二、永恆的女性

但丁的《神曲》和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分的《永恆女性》，啟發了德日進了解永恆女性的真諦²¹。

法國聖克勞 (Saint-Claude) 的主教巴諾脫蒙席 (Monsignor Yves Patenôtre)，在德日進的《永恆女性》1998年再版的〈序〉中寫道：

閱念該書之刻，我回憶起米開朗基羅在西斯丁大殿裡畫了亞當受造的壁畫。有一個美少女，那麼貼近創造主。她是誰啊？我喜歡把她想成是智慧或創造神的女性形象²²。

²¹ *EF de Lubac*, p.37. 這裡指的是在《神曲》中的弗羅倫斯美人 Beatrice (黃國彬譯為：貝緹麗采)，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結束時合唱中「永恆的女性引導我們往高處」。

²² Yves Patenôtre, *introduction to 'L'Eternel Féminin'* (Troyes: Fatcs,

這位美少女是誰呢？不只但丁對她心醉神迷，米開朗基羅、歌德、德日進和無數其他的作家也是。但丁把她命名為貝緹麗采 (Beatrice)，德日進則把她改為貝緹麗絲 (Beatrix)²³。《德、露書信集》的編者 Thomas King 在〈跋〉中寫道：

1918年3月德日進終於完成了一篇充滿詩意的散文：〈永遠的女性〉。此文是送給貝緹麗采 (Beatrice) 的，單憑她匆匆的一瞥，即能啓發但丁開始其自地獄、經煉獄、到天堂之旅程，它也是為述說這永恆女性的靈性召喚。德日進解釋說：「當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開始時，他以為他的愛情是給了一個像他自己一樣的個體，他用全力圍住這個對象，卻仍讓後者能無拘無束地與他交往。」不久，「他驚訝地發現這種力量在他內爆發的威力」，他「顫抖地瞭解」：除非「成為整個創造工程的奴隸」，他不能與女性結合。因此，永遠的女性被視為一個召喚人走出自己，進入生命的力量。

基督的福音雖然推舉童貞，但這並非意味著女性要失勢。童貞不是要把愛情由男人的心裡驅逐出去：「相反的，他的責任是繼續做一個本質上真正的男人」。「女性」被

1998) 這個關連與德日進的永恆女性第一段相互呼應：「當世界誕生時，我即開始存在。時間形成以前，天主已造生了我——雖尚未完成，但我的美麗會隨著世世代代而越見豐盈，以輔助天主的奇妙化工。」See "The Eternal Feminine" in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43.

²³ *Ibid.* 德日進把他的新作 "The Eternal Feminine" 獻給 Beatrix (本文譯為貝緹麗絲)，而非 Beatrice (1918年3月25日)。又見 *EF de Lubac*, p.16, 38。

理想化爲「童貞瑪利亞」，她鼓舞著靈魂升到塵埃之上，與天主結合²⁴。

Henri de Lubac 指出：德日進把 Beatrice 改爲 Beatrix 的原因，是他希望轉化但丁的理想貞女成爲具體的基督信仰的貞女—瑪利亞²⁵。前者罩著面紗，使人無法辨識。她只是一個象徵物，無法顯示女性奧秘的最純淨本質，她是柏拉圖式的觀念美。相反地，聖母作爲降生聖言的母親，是人性的、真實的現象。

但丁進入天堂後，聖伯納（St. Bernard）力勸他看看聖母的臉孔，「因爲那是最像基督的臉」，而且「單是藉其光芒即可使你見到基督」²⁶。

如果這個詮釋是正確的話，我們就能清楚誰是德日進的永恆女性了。而且，透過童貞瑪利亞，他反省自己的聖召，思索要如何度其獨身奉獻的生活。

1918 年，德日進在其修道生命裡踏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在耶穌會內矢發神貧、貞潔和服從的末願。這時他已晉鐸八年，末願是最後的確認，是銘刻於他整個人格之印記。慶典於 1918 年 5 月 16 日舉行，此前二個月，他經過長時間的默想和祈禱²⁷，撰寫了〈永恆的女性〉一文（3 月 19~25 日）。爲何女性使他如此感動？甚至不得不在他發貞潔願之前，不斷反省思索？

我們可以先觀察一下他最初與女性的深情經驗。毫無疑問

²⁴ *Letters*, p.295.

²⁵ *EF de Lubac*, pp.103~4.

²⁶ *Ibid.* p.129. H. de Lubac 引自但丁“Paradiso”的話語，c.32。

²⁷ 早於 1916 年 5 月 1 日和 9 月 2 日，德日進已計劃在帶著面紗的貞女前寫一些關於貞潔的東西，見 *EF de Lubac*, p.17. 他感覺他被催促要寫這篇文章，「就好像在童貞瑪利亞的催迫影響下」。

地，首先應提及的是他的母親和一姐一妹。德日進的母親向他一十一個孩子排行第四的兒子—灌輸「基督宗教神秘靈修者深邃的愛情和對耶穌聖心終生的虔敬」²⁸。諷刺的是，她是伏爾泰的姊妹第六個直系後裔。1936年，德日進在中國接到其母的死訊時，他寫道：「我親愛的、神聖的母親，所有在我靈魂裡最好的部分都來自於她」²⁹。

他的一姐一妹也深被他重視和欣賞。妹妹 Marguerite-Marie 終生臥病在床，德日進從她身上學習到「被動的聖化」³⁰，而且為她寫了一本關於受苦意義的書。Marguerite-Marie 在母親逝世六個月後也離開了人間。姐姐 Françoise 加入了安貧小姊妹修會，到中國傳教，在上海服務直到 1911 年，不幸英年早逝。德日進對她聖德的一生時常滿懷欽佩。

德日進於十八歲時加入耶穌會，之前似乎沒有任何男女之間的情愛經驗。經過漫長的培育過程，德日進於 1911 年晉升鐸職，那時他已三十歲，兩年後去巴黎研究古生物學時，他才有了第一次的情愛經驗。這段插曲影響了他對女性特質的看法。

Marguerite Teilhard-Chambon 是德日進的表姐，比他大六個月³¹，也在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長大。兩家相距只數公里，他們的童年生活必然享有許多共同的經驗。1912年，居於巴黎的 Marguerite 已大學畢業，並考得中學哲學教授的資格（agregation），在一所優秀的中學中任教。兩人經過長久分離後的重遇，成為德日進日後感性教育的重要事件。

²⁸ *Spirit of Fire*, p.4.

²⁹ *Op. Cit.* p.161.

³⁰ *Op. Cit.* p.162.

³¹ *Op. Cit.* p.77.

從各方面來看，這是一個年輕司鐸與其表姐之間發生的情愛經驗。Ursula King 以女性的纖細和敏銳來描述這個事件：

當他與表姊 Marguerite 邂逅之後，他才發現「理想女性」極致的力量和「永垂不朽的美麗」。Marguerite 是一個成熟的女子，儀態高尚，思想細膩，風度優雅，迷人可愛，並且信仰深厚，事主虔敬。當他們在大戰前夕相遇時，兩人深深地愛上了對方。她成了他所有想法的第一個聽眾，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和評論者。他們的情誼是理性和靈性的結合，但是 Marguerite 也是第一個把他作為一個男子來愛他的女子，透過她，德日進才完全找到了自己。

隨著這一個極高震撼力的經驗，一股嶄新的、異樣的熱火，給他帶來出神的喜悅，但也不無困難和危險。如他所描述的，不可避免地，早晚他要來到「與女性面對面」的機會。惟一令人奇怪的是，這事直到他三十歲到巴黎進修時才發生。當時他對宇宙和人性的意識已頗為完整，但他在靈性上的憧憬，仍欠缺人性溫暖的體認。發現他自己對 Marguerite 的愛和她愛自己的回應改變了這一切，這正是他所需要的力量，這力量幫助他的觀念發酵，變成更為完整³²。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描述！Marguerite 使其表弟揚升超拔到可以一瞥永恆女性的美麗，在那裡，他對真理得到「啓蒙」。我們可以想像那時德日進是何等的喜悅。他後來描寫道：

當那一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時，包裹著我沉睡的心的外殼爆裂開來，純潔的、寬大的愛情，一股新的力量透入

³² *Spirit of Fire*, p.74.

我內一也由我內冒出，我無法說明—使我感到原來我一直都如宇宙一樣的廣闊無邊，豐美富饒³³。

1914年12月，德日進被征召入伍，在前線他給 Marguerite 寄出無數的信件，後來以《塑造一個思想》（*The Making of a Mind*）出版³⁴。戰爭期間，外在的殘暴並不能阻遏他內心澎湃的情感，使他沉浸在滿溢情意的甜蜜回憶中。無數的意念如洪流般湧入他的腦海，使他完成了大量作品³⁵，這些作品蘊含了他後來一切思想的種子³⁶。

我們可以說是 Marguerite 帶領德日進沉思永垂不朽的、神聖莊嚴的美³⁷。在讚美永恆的女性時，他瞭解到獨身並不排除與另一性別的親密經驗。他用「永恆女性」的口吻敘述道：

一個傾聽基督召喚的男人，不是被召叫把愛由他心裡驅逐出去，相反的，他有責任繼續做一個具有男人本質的人，因此他更需要我，好使他所有的力量，以至他的靈魂能對神聖的熱情更敏銳³⁸。

在他晚年的傑作《物質的心》（*The Heart of Matter*）中，

³³ “The Mystic Milieu” (written in 13 August 1917). See *The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110.

³⁴ *The Making of a Mind: Letter from a Soldier-Priest* (London: Collins, 1965).

³⁵ 例如 “Cosmic Life”, “Virginité”, “The Mystical Milieu”, “Creative Union”, “The Eternal Feminine”, “My Universe”, “The Grand Monad”, “The Priest”, “In the Form of Christ” 等等。

³⁶ 見 *Spirit of Fire*, p.66。他在戰時發表的文章已於 1968 年出版，名為 *Writings in Time of War* (London: Collins, 1968)

³⁷ “The Eternal Feminine” in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152.

³⁸ *Op. Cit.*, p. 149.

德日進說沒有男人可以找到一條路（不論為天主，或為一項可為之奉獻自己的偉大事業），使自己通往成熟、富饒的靈修境界：

通往成熟、富饒的靈修境界，除非經過「感性」的影響，其功用是使他的理解力變得更敏銳，起碼開始刺激其愛的能力。每一天都有更多無以反駁的證據證明，沒有一個男人可以完全免除女性的影響，更甚於他不能沒有光、空氣或維他命³⁹。

這次不是蘇格拉底的老師笛奧蒂瑪女神（Diotima），而是聖母瑪利亞，新的貝緹麗絲（Beatrix），要教導德日進走上追求愛情（Eros）的新徑：獨身的愛，或稱為童貞者的愛。

三、童貞是一把新火

入伍（1914年）一年半後，德日進寫了一篇名為〈童貞〉的文章。兩年後，他寫了上述的〈永恆的女性〉一文。在這三年半的時間內，他一直專注於這個題目，準備對獨身修道生活作決定性的承諾。他在貝緹麗絲（Beatrix）身上，發現她的魅力源自她的童貞的純潔，他再一次用「永恆女性」的口吻說：

³⁹ *The Heart of Matter* (London: Collins, 1978), p.75. 「好像其他動物一樣，人基本上有一種由聯結而達到完整性的張力；他充滿對愛的接受力，柏拉圖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這一點。由於這原始的本能，理性和情感生命豐富的複雜性才得以開展、增長，並且變化多端。然而，不論我們靈性的枝幹長得多高，伸得多遠，它們的根仍深植在肉體裡。由於人內這些激情的貯存，人靈裡的熱和光才能升起、轉化。就在這些激情深處，濃縮著一顆日後為我們靈性發展的種子。當它得到充分蒸餾之時，它就成為生命的驅力。」
The Evolution of Chastity (1934), quoted in *EF de Lubac*, p.32.

在我吸引你以前很久，我已吸引了天主。

在人們探索我的能力及神聖化我的吸引力以前很久，上主已孕育了我，整個地、完全地，在祂的智慧裡，我已深獲祂的愛。

若沒有我的純潔的吸引，你認為天主會降下，以血肉的形象，居住於受造界嗎？

只有愛有能力撼動存有。

如果天主能夠由祂自身浮現出來，祂先要在祂腳前鋪設一條能激發渴望的路徑，祂必須在祂面前散佈至美的甜蜜香氣。

祂使我因而動起來，成為在深淵之上縈繞在暗域中發光的煙霧——在塵世和祂之間——藉著在我之內，祂可以在你們之中安居。

當我走近你的時候，你感到過強烈的感動，現在你瞭解感情的奧秘了嗎？

只有女子會那麼自然地散發溫柔慈悲和神聖的風采，你只有在她身上尋找到它們，然而，它們卻又是那樣神秘，你不能確定它們何時到來——是天主以人能感受的方式臨在於人間，並使你發光發亮。

在天主與塵世之間，有一塊相互吸引的地區，在那裡，我用熱情的聯結把二者融合在一起⁴⁰。

瑪利亞向我們說她的吸引力源自她的純潔。純潔是一面鏡子，反映出天主的內在榮美。該文提及當她接近人時，後者被

⁴⁰ "The Eternal Feminine" in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151.

愛的強烈感覺便油然而生。這是心靈的真實安慰，對那些接受獨身聖召的人而言，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經驗。在一個基本抉擇的大前提之下，德日進永不會讓他自己盲隨肉慾的衝動去做任何違害貞潔聖願的行為。往後他與女性所有的情誼，都受這種思維決定性的影響。

繼 Marguerite 之後，德日進陸續與 Léontine Zanta、Ida Treat、Lucile Swan、Rhoda de Terra、Claude Rivière、Jeanne Mortier 和其他女性建立深厚的情誼，但他從未改變目標：任何與女性建立的情誼，都只是爲了天主，也與天主在一起，最後匯聚到天主內。他對任何女性的愛，永遠有三個成分：男人、女人和天主，是三者結合的愛⁴¹。

三而一的愛是德日進對愛情的原則⁴²，不只爲他自己，爲修道人，也是爲整個人類，他說過：「不久，在宇宙中只有天主會爲你繼續存在，在宇宙中所有的都是童貞，是天主在我內等待你！」⁴³ Henri de Lubac 這樣解讀：

他夢想著人類愛情所匯聚的高峰是「一個完全童貞的宇宙」；這個夢想基於一個可能，即「對照著精神的物質自身亦有其透明性」。在他的思想中，「女性本質」與「性」是完全分離的，前者繼續留下，後者則會流逝過去。「流逝過去」意思是，除非完全把性「昇華」，或是「把兩性

⁴¹ 「位格性宇宙的素描」*Human Energy*, pp.76~77。「只有一個媒介可以把兩個相愛的人連在一起，就是天主」。德日進寫於 1920 年 5 月 1 日的筆記，引自 H. de Lubac 的 *EF de Lubac*, pp.211~2。

⁴² 「成全之愛」由三個成分構成」見 *Letters*, p.19。關於「二而一之愛或三而一之愛」見 *Ibid.* xvii。

⁴³ 'EF' in *Prayer of the Universe*, p.151.

關係精神化」發揮到最大極限，才能使男女之情轉化為「平安的友誼」—雖然在德日進的詞彙中仍稱之為「熱情」⁴⁴。夢想一個只有守貞者生活的終末世界，最後只有貞潔的愛情，這好像是一個烏托邦。詮釋者並非沒有覺察到：

所使用的語言一步一步地揭開它的意義（甚至對異議採取開放的態度），它使人記得有一個「榮福直觀」的終極世界。後者才是女性的理想、啓示要帶領我們到達的境地⁴⁵。

德日進認為，就算該目標不能在世上普遍地達到，它仍不失為一理想。少數被選者努力體現的境界，使我們可以瞥見「性」的真正價值是甚麼。性本身不能匹配人類之愛。若對性只取純粹利用的心態，那是浪費了世間「最不可思議的美妙力量」⁴⁶。那會造成「短路」，抵消人的能量⁴⁷。性的無法控制的驅力，會把我們拖向泥濘之中⁴⁸。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德日進認為性本身一無可取，他對女性友誼的價值只基於靈性向度，目標是把這種愛匯聚到天主這個焦點上。

他以先知的口吻宣稱：在童貞內擁有天主創造的最強大的

⁴⁴ 摘自 1926 年 1 月 10 日和 1934 年 11 月 11 日給 Fr. A. Valensin 的信中。Henri de Lubac, *EF de Feminine*, p.101. 但是，德日進和露西之間的友誼在他們的晚年時似乎並不完全平靜，這部分在本文後面的篇幅會繼續討論。

⁴⁵ *Op. Cit.*, p.103. 耶穌預言在祂再來之日人們不再娶嫁(瑪廿二 30)。

⁴⁶ “The Spirit of the Earth” in *Human Energy* (London: Collins, 1969), pp.32~4.

⁴⁷ See “The Evolution of Chastity” (1934.2) cited in *EF de Lubac*, p.52. *Letters*, p.8, 295.

⁴⁸ *EF de Lubac*, p.17.

能量，一旦被大家發現，世界將有一把新火。

那一天將要來到，在人們能管理和支配太空、氣流、潮汐、重力之後，我們也將爲了天主而治理並運用愛的能量。在人類的歷史上，那一天將是人類第二回發現火的時刻⁴⁹。

這火不是自然界的火，而是耶穌聖心散發的火焰。這火在三個世紀以前燃亮了巴斯噶（Pascal, 1623~1662）⁵⁰，現在也同樣強烈地燃亮了他的同鄉德日進。

基督，祂的心是一團火。這火有能力滲入所有的物件，並慢慢傳遍普世...

這火好像把世界的兩極拉在一起，相連起來：有形和無形的、外在和內在的。這帶領我們繼續向前走的火，使萬物燃燒起來，並使萬物得到釋放...

讓祢活火般的自我通傳並燃燒全世界吧！使祢臨在於宇宙的意識更爲鮮明。

噢！永遠更偉大的基督啊！⁵¹

⁴⁹ *Toward the Future* (London: Collins, 1975) pp. 80 f. *EF de Lubac*, p.55.

⁵⁰ 當 Pascal 在 1654 年逝世時，一張紙頭被發現縫在他的內衣上，其中留下了他感人的靈修經驗的見證。他用「火」作爲第一個字：「火，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不是哲學家 and 學者的天主。確實、確實、情感、喜悅、平安。耶穌基督的天主。」Pascal's *Pensée*, 引自 *Spirit of Fire*, p.231。

⁵¹ *Heart of Matter* (London: Collins, 1978), pp. 47, 55, 57. 如前所述，對耶穌聖心的敬禮是由母親灌輸給他的。他所加入的耶穌會，由耶穌那裡得到一個使命，要推廣耶穌聖心的敬禮。敬禮耶穌聖心的朝聖城市叫 Paray-le-Monial，耶穌在此曾向聖女瑪加利大瑪利顯

他認為自己的蒙召和使徒工作就是「把祢給予我的火傳佈各處」⁵²。而誰擁有了這火，誰就要把世界燃燒起來⁵³。

在以貝緹麗絲（Beatrix）開始「永遠女性」的討論中，我們說瑪利亞已取前者而代之成為新女性典範。透過瑪利亞，跟著德日進的步伐，我們試著尋找瑪利亞的魅力所在，答案就是她的貞潔。貞潔，是德日進與女性發展情誼的指標。終其一生，他從未改變過獻身修道的聖願，天主永佔優位，聖方濟也說：「我的天主！我的一切！」德日進堅守三而一之愛的觀念，從未以任何女子取代過他的天主。他永遠是基督的司鐸，在基督內，他擁抱整個宇宙。

在以下的篇幅，我們將看到德日進和露西的奇妙情誼。這個經驗帶給德日進莫大的喜悅和力量，同時也帶來大哀和巨慟，這個磨難、這個考驗是否值得？

本文下期預告

四、痛苦中的愛情

五、救贖之愛成為幸福的結局

六、結論

示，距離 Clermont-Ferrand 並不遠。這個事實解釋了為何德日進有一個妹妹和一個表姐受洗時以 Marguerite 作為聖名。

⁵² *Writing in Time of War*, p.218.

⁵³ *Letters*, p.244.